

报告文学

漠风潇潇 地火红

——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

李林樱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漠风潇潇地火红

——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
(报告文学)

李林樱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2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长篇报告文学,主要描写新疆石油工作者在 40 年的历程中,为新中国寻找大油田的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作者重点记叙了石油勘探重点西移后在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大盆地出现的气壮山河的史诗。

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时代气息和文学感染力,全书波澜起伏,文笔潇洒,感情炽烈,极具精神的启示,对弘扬主旋律,鼓舞石油工作者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起到积极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漠风潇潇地火红

——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李林樱 著

(报告文学)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4.8

ISBN 7—5021—1301—0

I. 漠···

II. 李···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②石油工业—新疆—史料

IV. ①I25②F426.22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100011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成都市蒲江新华彩印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50 千字 印 1—3000

1994 年 9 月成都第 1 版 1994 年 9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 元



作者简介：李林樱，原名李弘，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毕业，曾担任大学助教、新闻记者、报刊编辑、农工、工人及企业管理干部，现为《城市改革与发展》杂志总编辑、编审，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有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电视文学剧本等，已出版儿童长篇小说《小萝卜头》、报告文学集《权力·威信·影响力》、《为了21世纪的通行证》等，作品曾多次获全国及省市奖励。

李林樱：一个理想主义者（代序）

何开四

在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中，李林樱是我钦佩的一位。1992年她的第二本报告文学集《为了21世纪的通行证》出版时，我曾在序言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

李林樱是时代的弄潮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年来，她一直奋力前行，在文学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最近她又要只身一人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采访。看着她已现花白的头发和羸弱的身体，我真想劝她别去了，但我知道这无用，因为她是生活的强者！

李林樱真的到塔克拉玛干去了，一年后，长篇报告文学《漠风潇潇地火红——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即将出版问世。

检视这部用生命写成的作品，我突然发现，以前我并不认识李林樱，对她的评价流于表面化。与其说她是“生活的强者”，毋宁说她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漠风潇潇地火红——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是一部以石油工业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高层建筑的气势，生动地描绘了举世瞩目的新疆石油会战的壮阔图景，并且历时

性地勾勒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风雨历程；在人物塑造及西部风情的刻画上也富于特色。全文写得波澜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无庸讳言，在当前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些人已经把对物欲的追求和满足，视为人生圭臬。所谓理想、精神生活一类的东西受到冷漠和公开的嘲弄。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说过，“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他们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这段话，今天，同样发人深省。读李林樱的这部作品，我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她是一个有着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人，甚至在作品中你还可以读出某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这决不是那种目迷五色的庸浅之辈所能为的。称它是为中国找油人创作的交响乐或为中国找油人创作的正气歌，都不过分。但作品深层描绘的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历程，极具精神的启示。

李林樱是北京大学新闻专业1956年的毕业生，当时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首《地质队员之歌》就令她怦然心动，主动放弃了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机会，风尘仆仆地来到克拉玛依。当时的年青学生都可以称为理想主义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风行一时的口号。李林樱作这样的选择，是非常自然的事。在今天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在冒傻气；就是一些“过来人”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李林樱则不然，她在新疆整整呆了18年，其间可谓历尽磨难。然而她始终没有衰减当年的锐气，在“孔雀东南飞”成为时尚的时候，她魂牵梦绕的依然是新疆，是塔克拉玛干，这仿佛成了她心中

的一个“情结”，成了她生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在新近的散文《遥忆天山六月雪》里，她这样写道：“我多么渴望重新回到塞外那严峻的大漠之中，再看到那铺天盖地的黄沙，搅动得天昏地暗的龙卷风、飞金点翠的伊犁大草原，妩媚而任性的天山，重新描写当年自愿离开亲人，离开青山绿水的故乡，在大漠深处留下足迹的我的同龄人……”。这段独白依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也许是大漠的雄浑和凌厉更能激发一个人的生命活力，也许是创业者们的奋争更能契合李林樱理想中的崇高和英雄主义精神，也许是现实生活中的物化和平庸使她感到厌恶，总之，她要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一个归宿；同时，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她也觉得有义务和责任把这种情绪传达给读者。

我觉得李林樱这种追求在当前是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价值导向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职责和历史使命；在历史的转型期，金钱的光晕下，更不能成为精神的“盲流”。我想李林樱的《漠风潇潇地火红——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的启示意义正在这里。

这部书在出版前就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评。新闻界的老前辈洪一龙先生、原石油工业出版社社长张江一先生都对它作了高度评价。我想，它的出版是会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

(报告文学) 漠风潇潇地火红

——世纪末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

假如你真的想来

带着南方温柔的微笑

走向大漠的情怀

我将用塞北的风

为你谱写一曲深沉的爱

假如你真的想来

折一支多情的垂柳

和红柳并栽

我将用天山的雪水

为你日夜灌溉

假如你真的想来

提一缕十五的月光

背一箱黎明的色彩

我将用钻头的语言

让大地和你同在

假如你真的想来

挣脱古老的背影
超越亲朋的误解
我将用火红的生活
伴你开辟美好的未来

假如你真的想来……

摘自——《塔里木石油报》，代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情结:从克拉玛依到吐鲁番和塔里木,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1)

第二章

扑向塔里木:岁月和记忆重新开始..... (11)

第三章

穿越:大漠悠思,悲壮的作曲家,洒脱的凄怆..... (22)

第四章

前线:两新两高,地火,探井先锋,重大油气发现者,井喷抢险和天鹅湖..... (60)

第五章

胡杨颂:赞歌,康玉柱,雍天寿,罗春熙,贾博士,张毅、周东延和李立诚,马鸿春和高立明,印章、书法和艺术..... (81)

第六章

青春:50 年代——健人沟,鲁晶,杨拯陆
90 年代——新疆小老乡,小东家,熔炉,玫瑰花,
工程监督们,年轻的“高工”,姑娘们..... (113)

第七章

合同工们：农民和女人 (139)

第八章

铁骑飞鹰：沙漠之桥，“小蜜蜂”历险记，沙漠
迪斯科，空中通衢 (147)

第九章

生与死：仪器、标本、推土机和水，王英豪，向永杰，
大漠之子，柴桂林，不吃草的骆驼，火海敢死队 (163)

第十章

此情谁诉：关于妻子、孩子和父母的故事 (185)

第十一章

沙漠综合症：心灵的狂风骤雨，新的冲击 (202)

第十二章

重访克拉玛依：成吉思汗山下的帐篷城，惊人的
现代神话 (211)

第十三章

火焰山和女儿国：葡萄城，东山再起的玉门，45
面彩旗，100 个人的油田，中国第一栈桥，
两个女人 (219)

第十四章

尾声：潇洒走向 21 世纪 (235)

第一章

情结：从克拉玛依到吐鲁番和塔里木，从50年代到90年代

从新疆回到山青水秀的故乡后，我总是梦魂萦绕地思念着塞外那荒凉而严峻的戈壁和沙漠，用一个时髦的名词吧，它成了我的“情结”。

我怀念那坦荡的、一望无际、灰黑色的戈壁，满是石头的大地上，只有一丛丛纤弱的骆驼刺、棘棘草在漠风中颤抖，蓦地，眼前闪过一道粉红色的霞光，那便是美丽的红柳。

我怀念那金黄色的、驼铃声声的沙漠，荒凉、寂寞、广袤、深沉而神秘。面对重重沙山、茫茫沙海，人确实是“沧海之一粟”。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念天地之悠悠，仿佛回到了史前时代，感觉到了生命的死亡与新生，在悲壮和宏伟中，一切尘世的浊念都被涤荡一空。

我常常忆起昆仑山下地质队员的篝火。被大雪遮盖着的昆仑山峭壁排银、叠石飞琼，到处是银色的积雪，到处是青色的坚冰。雪停了，月亮升了上来，照耀着篝火，也照耀着积雪。积雪、月光、篝火交相辉映，组成了奇异的光谱。各种亮光不断地跳跃，辉煌、恍惚、璀璨、迷离。黛色的天空中，北斗星发出明亮的、白色的、冷冷的光辉，竟把月亮映得发黄了。

我常常想念着伊犁大草原的瑰丽。初夏，丰茂的草原象万顷碧绿的波浪，波浪中盛开的鲜花，闪烁着宝石一样的光芒。哈萨克的蒙古包就象草原上一朵朵白色的花苞。天上百灵鸟的叫声又脆又清亮，甜蜜得令人心碎。空气里充满着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合的、特别的醇香。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给斑斓的、透明的草原抹上一层金色的光辉；一群骏马，神采飞扬，昂首长嘶，在金色的天幕边飞也似地掠过……

我的一位画家朋友为了培养自己作品中的阳刚之气，曾自费到新疆的戈壁和沙漠“采风”。当他神采奕奕地向我叙说自己的感受时，我十分理解他。

我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本来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担任助教，然而我却坚决要求到新疆去。20岁的我，不但喜欢唱《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名曲，把新疆想象为一个充满诗意、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被著名的油田克拉玛依所吸引。“克拉”是维吾尔语“黑”的意思，“玛依”则是维吾尔语“油”，于是“黑油”就是“克拉玛依”。

自从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第一口探井钻到了油层，原油从钻孔呼啸喷出以后，对当时极端贫油并饱受“禁运”之苦的中国来说，它立即处于全国“新闻热点”的地位，成为记者们注意的中心。

1956年，国家决定对克拉玛依开展大规模的钻探工作，于是，支援油田建设的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黑油山下出现了举国闻名的帐篷城，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即将出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

我读过前苏联著名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是描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铺设输油管的名著，年轻无知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一心想写出一部类似的著作。抱着这种梦想，1957年元旦，梳着两条羊角短辫的我，穿着皮衣、戴上皮帽，在母亲和弟弟含泪的嘱咐中，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甘肃的清水，大部分路途靠的是汽车——包括极破旧的敞篷卡车，经过13天的跋涉，单身一人到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几代人做着中国的石油梦，而我却做着石油和作家两个梦。

到新疆后，我要求负责石油、地质等方面的采访。我上天山、跑戈壁、去沙漠，曾经对翠绿的天山顶上耀眼的雪峰顶礼膜拜；曾经被彩色斑斓的伊犁大草原上飞奔的马群深深陶醉；我和男地质队员们一起在崇山峻岭中寻找矿藏的露头；和女测量队员们一起在沙漠的帐篷中忍受炙人的炎热，倾听漠风的怒吼。我了解过勘探队员们的爱情，也悼念过他们的死亡。我欢笑过、歌唱过，也悲伤过、流泪过。但遗憾的是，几经蹉跎，直到1975年从新疆调回四川，我仍然没有写出象样的作品。

于是，我在心里常常感到内疚，总觉得愧对新疆的雪峰、戈壁和沙漠，特别是愧对那些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献身的人们。

这是一些祖国意识强烈、气度潇洒、毫不低级趣味的人。我渴望着重返新疆采访。

大庆油田发现后，克拉玛依的显赫有些受到冷落，我国终于结束了进口“洋油”的历史，并进而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年产量超过1亿吨的产油大国之一。但是，石油毕竟是工业的血液，毕竟总是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及国际上各种势

力的抗衡联系在一起。中东之所以成为世界的火药库，就因为那里盛产石油；近年来发生的海湾战争，说到底也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阿拉斯加大油田是美国星条旗上的宝石；贾瓦尔大油田的发现，使沙特王国从贫困的农牧经济国一跃而为富强的、现代化的石油经济国，并成为石油输出国中的首富……

总之，在地球上，石油就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权势。

而中国是不是也拥有这种财富和权势呢？

新中国建立 40 年，石油的年产量从 12 万吨猛增到 13800 万吨，增长了一千多倍，跻身于世界产油国五强之列，但是，从人均的石油消耗量来看，却仍然令人汗颜。世界总人口约 50 亿，石油的年产量约 30 亿吨，平均每人每年的石油消耗量为 0.6 吨；某些发达国家，人均年消耗量已超过 2 吨。而我国 11 亿多人口，人均年消耗量仅 129 公斤；何况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还不断增大！

129 公斤——使人心惊胆颤的差距！

与需求形成强烈对比的正是日益紧迫的供应危机。有人预言，到 2020 年，石油将不得不退出世界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还有人说，200 年后，地球上将没有石油可供开采。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目前，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大油田，都已经到了开采的中晚期。我国也表现出这种迹象。投入开发的 170 多个大小油田，累计产出的原油已占可开采储量的一半以上。经过 30 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开采，大庆油田在做出重大贡献后，已经力不从心，开采难度越来越大，不要说增产，就是稳产也十分困难。我国要保证每年稳产原油 14000 万吨，就必须每年新增石油地质储量 55000 万吨；但是，80

年代，每年提供的储量却不足 45000 万吨。专家们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本世纪末，我国年需原油达 2 亿吨，从现在起，必须年探明储量 10 亿吨以上。

但是，中国未来的大油田究竟在哪里？

面对石油工业的困境，经过焦灼不安的论证，中央毅然决定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中国石油勘探战略转移。

西部再一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

1983 年 5 月，中国和美国穿着红色信号服的 400 多名勘探人员联合组成三支物探队，带着 300 多台国际一流设备，兵分三路，强渡塔里木河，穿越“死亡之海”，奏响了中国石油勘探重点回师西北的序曲。

广袤、贫瘠、漠风呼啸、黄沙滚滚的西部，带着史前的洪荒，带着严峻的巍然大气，向现代人的梦想中走来，也向我的梦想中走来。

面积达 160 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大自然以擎天推地的大手笔，形成了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等 22 个大中小盆地，盆地中的沉积岩面积达 930 余万平方公里，适合石油生成和储集，勘探结果表明，最大沉积厚度在 1 万米以上。整个新疆生油岩面积达 16 万平方公里，石油远景储量达 250 亿吨以上。许多地方都有油苗和其他地面油气显示，仅在塔里木、准噶尔、吐鲁番三大盆地中，就已经发现油苗和各种油气显示 200 多处。

独具魅力的大漠呵！

然而，仅凭这些显示，仍然远远不能断定，在地图的坐标上，新的、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被石油人称之为“整装油田”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20 世纪 40 年代，人类在阿拉伯半岛的内夫得沙漠里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50 年代，勘探队进入北美得克萨斯沙漠以及澳大利亚的沙漠；60 年代开发利比亚沙漠；70 年代是西奈和撒哈拉。而进入 80 年代以后，在地球上，除去海洋、陆地外唯一没有经过科学勘探的大沙漠，只剩下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那片金灿灿、坦荡荡、神秘而又独具魅力，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了。

这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新疆，特别是塔克拉玛干，无数宏伟的画面在目光中勾画，无数绮丽的梦想在感觉中交织。

香港《文汇报》记者在报道中称新疆为“地球上陆地石油资源的最后一块宝地”；国外一家权威能源机构预测，在今后 20 年内，除中东地区外，全球 14 个年产量上亿吨的石油大国产量都将出现下降，唯有中国继续攀升。

于是我更加渴望重返新疆。

早在 50 年代，我便访问过克拉玛依以及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美利沙漠。在沙漠里，我第一次骑上了伊犁的良马。1958 年，我曾多次申请，甚至哭闹着要求跟随地质队员们进入塔克拉玛干，但都没有被领导批准。现在，已经年逾五旬，能实现我未了的夙愿吗？

朋友们听说我想到塔克拉玛干采访，全都吃了一惊，或瞪大眼睛，或露出哂笑，极力进行劝阻。无人时，我望望镜中的自己，早已不再年轻，瘦削的面庞上带着病态的苍白，头上已出现白发。想着近年来缠身的疾病和医生的一再忠告：“多休息，注意营养，生活要有规律……”于是，把自己的冲